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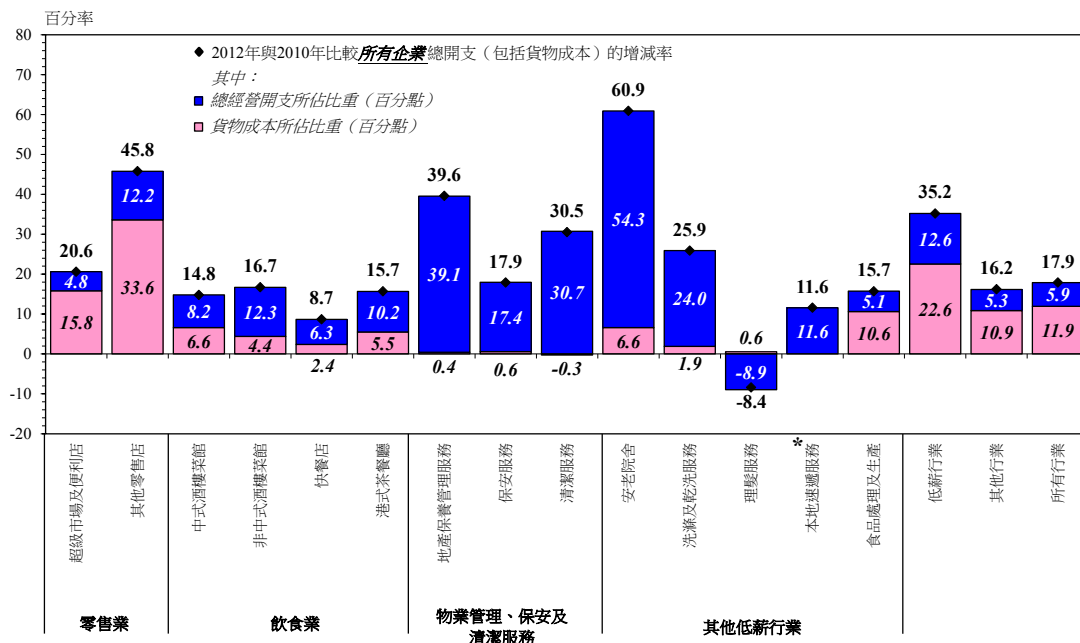
## 專題 5.1

##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的企業業務表現

法定最低工資自二零一一年五月起開始實施，以保障基層僱員免於工資過低，但亦引致企業的勞工成本增加。與此同時，本地租金和其他經營開支在內部經濟堅穩的背景下均有所上升，對企業的營運增添額外壓力。本專題就政府統計處進行的二零一二年「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的最新結果，分析二零一零年(即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前)至二零一二年期間不同行業的業務表現變化<sup>(1)</sup>，特別是低薪行業及邊際利潤普遍較低的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經營情況，藉以了解企業在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所採取的緩解措施，是否足以應付來自各方面的成本壓力。

由於二零一二年整體經濟僅錄得輕微增長，幾乎各行各業的業務收益增長均見放緩。低薪行業亦不例外，其業務收益的升幅由二零一一年的 24.3% 大幅回落至 9.7%。二零一二年與二零一零年比較，整體低薪行業的業務收益累計上升 36.4%，但個別低薪行業的表現則較弱，例如快餐店及本地速遞服務的業務收益在同期間只錄得 5.4% 及 2.9% 的些微升幅，而理髮服務的業務收益更下跌 13.2%。企業開支方面，二零一二年環球食品及商品價格相對回穩，加上業務擴張速度減慢，令總開支(包括貨物成本)上漲的壓力較二零一一年稍為緩和。然而，二零一二年與二零一零年比較，低薪行業的總開支仍累計上升 35.2%，升幅最為明顯的包括安老院舍(升 60.9%)、其他零售店(升 45.8%)及地產保養管理服務(升 39.6%)。按成本性質分析，飲食業、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安老院舍、洗滌及乾洗服務和本地速遞服務等低薪行業，其成本壓力主要來自總經營開支(即僱員薪酬；租金、差餉及地租；以及其他經營開支；下文有進一步詳細分析)。另一方面，對零售業而言，貨物成本的升幅則佔其總開支升幅一個相當大的比重(圖 1)。

圖 1：總經營開支上升為大部分低薪行業的營運增添壓力



註：(\*) 該行業並沒有貨物成本。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二年「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

## 總經營開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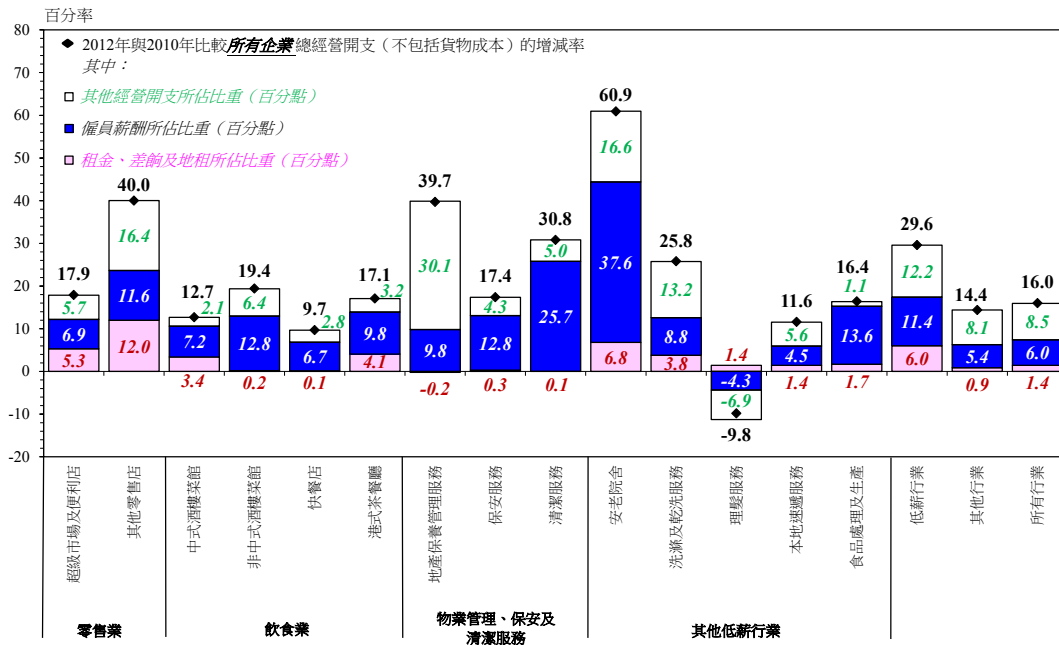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僱員薪酬上升是大部分低薪行業總經營開支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圖 2)。二零一二年與二零一零年比較，低薪行業以每名僱員計算的平均僱員薪酬累計上升 20.9%，遠高於其他行業(非低薪行業)的 8.7%，升幅最為顯著的包括中式酒樓菜館(升 30.2%)、洗滌及乾洗服務(升 26.2%)和清潔服務(升 25.4%)。

(1) 本專題所討論的統計數字，只適用於聘有僱員的企業。

## 專題 5.1 (續)

有些行業除了面對僱員薪酬上升外，亦遇到人手短缺的問題，因而需要採取緩解措施。數據顯示，中式酒樓菜館及保安服務的每間企業平均僱員人數在同期間分別累計下跌 16.8%及 7.9%，意味低薪行業或已逐步調整營運模式，以應付工資上升及人手不足帶來的挑戰，例如一些食肆設立中央食品工場及將清洗碗碟的工序外判，以及有大廈使用保安監察系統以取代夜班保安員等。

圖 2：僱員薪酬及其他經營開支上升是低薪行業總經營開支增加的主要原因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二年「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

另一方面，其他經營開支(例如廣告及業務推廣開支、管理費或外判服務費、公用事業費用等)上升，亦推高不少低薪行業的總經營開支。以其他零售店為例，二零一二年與二零一零年比較，其他經營開支顯著上升 56.1%，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業務推廣活動增加所致。此外，企業成本上漲，亦可能因為其他相關行業提高產品及服務的價格。舉例來說，地產保養管理服務在二零一二年的其他經營開支較二零一零年急升 50.1%，或多或少與外判保安及清潔服務等費用增加有關；安老院舍的其他經營開支明顯上升(兩年間累計急升 107.9%)，部分原因是護理及醫療有關費用上升所致，其佔總經營開支的百分比由二零一零年的 15.3%升至二零一二年的 19.8%。

二零一二年與二零一零年比較，雖然租金、差餉及地租方面的升幅相對於僱員薪酬及其他經營開支的升幅較為輕微，但對零售業、中式酒樓菜館、港式茶餐廳、安老院舍和洗滌及乾洗服務而言，租金、差餉及地租仍佔總經營開支的升幅一個相當大的比重。無可否認，這些行業的業務收益在同期間均見增長，整體租金開支上升或多或少與業務擴張有關，但一些行業如超級市場及便利店和洗滌及乾洗服務，即使企業數目有所下跌，其租金開支在二零一二年仍較二零一零年分別升 14.4%及 37.2%，顯示這些行業或較難在選址方面作出改動以應付租金上漲。

## 盈利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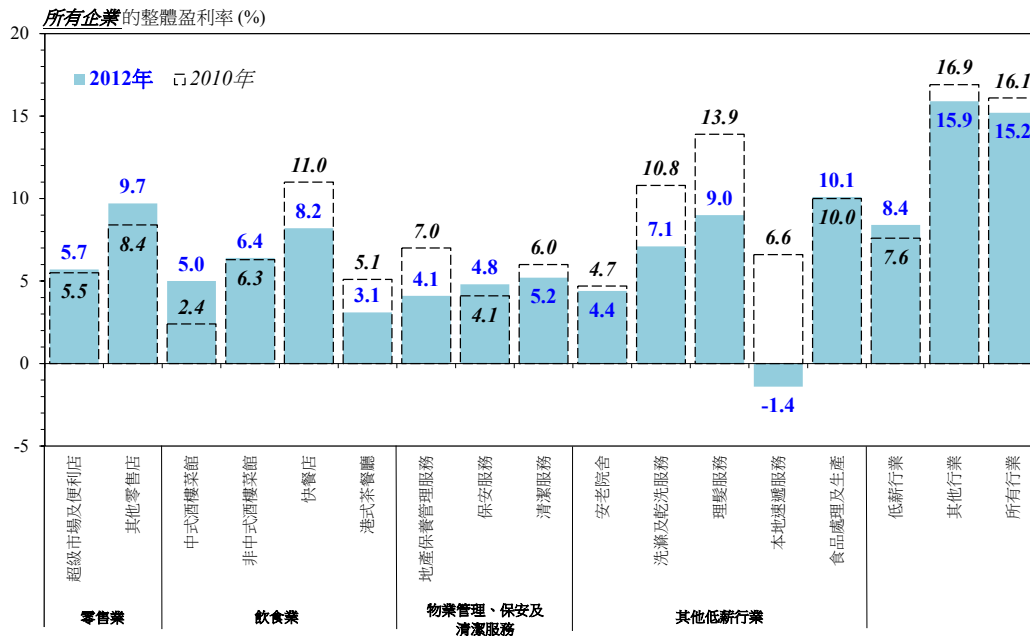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雖然企業已採取緩解措施來控制成本，但部分低薪行業的盈利情況在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期間有所轉弱。其中理髮服務、洗滌及乾洗服務、地產保養管理服務及快餐店的整體盈利率(即盈利<sup>(2)</sup>相對於業務收益的比率)均大幅倒退，分別跌 4.9、3.7、2.9 及 2.8 個百分點。本地速遞服務的盈利倒退情況更為明顯，

(2) 二零一零年的稅前盈利(簡稱盈利)是指未扣除稅項、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收益／虧損、枯帳／撇帳、攤銷及撥備等項目的盈利；二零一二年的盈利則扣除了攤銷項目。

## 專題 5.1 (續)

二零一二年錄得整體虧損 1.4% (圖 3)。這或顯示部分低薪行業並未能以提價或其他緩解措施完全吸納額外成本。另外，即使低薪行業的整體盈利率在兩年間輕微改善，但錄得虧損的企業比例卻上升 4.7 個百分點至 31.9%，以企業數目計算增加接近三千間。換言之，一些本來只賺取微薄利潤的企業可能已轉盈為虧。假如經營環境更趨嚴峻，這些企業要進一步縮減規模甚至結業的風險便會更大，繼而影響相關僱員的生計。

圖 3：部分低薪行業的盈利情況明顯轉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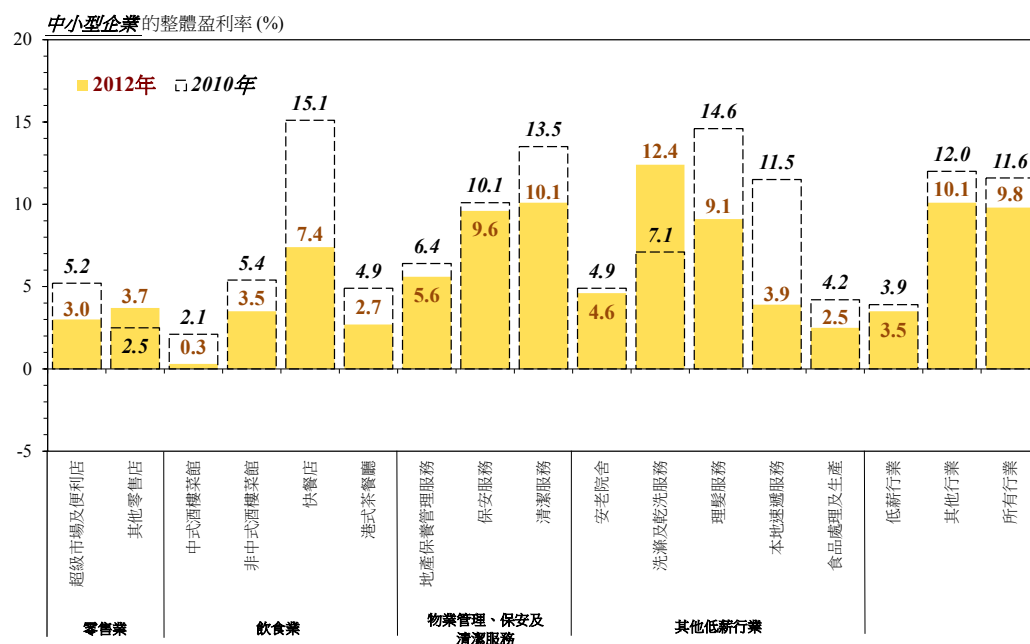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二年「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

## 中小型企业

礙於資源所限，中小企在提價及控制成本方面的能力一般不及大型企業，這情況從中小企的整體盈利率通常較低可見一斑。在二零一二年，所有低薪行業內中小企的整體盈利率為 3.5%，低於二零一零年的 3.9%。大部分低薪行業內中小企的整體盈利率均較二零一零年大幅下跌 (圖 4)，當中以飲食業的跌幅最為明顯。

圖 4：中小企盈利率下跌的情況見於大部分低薪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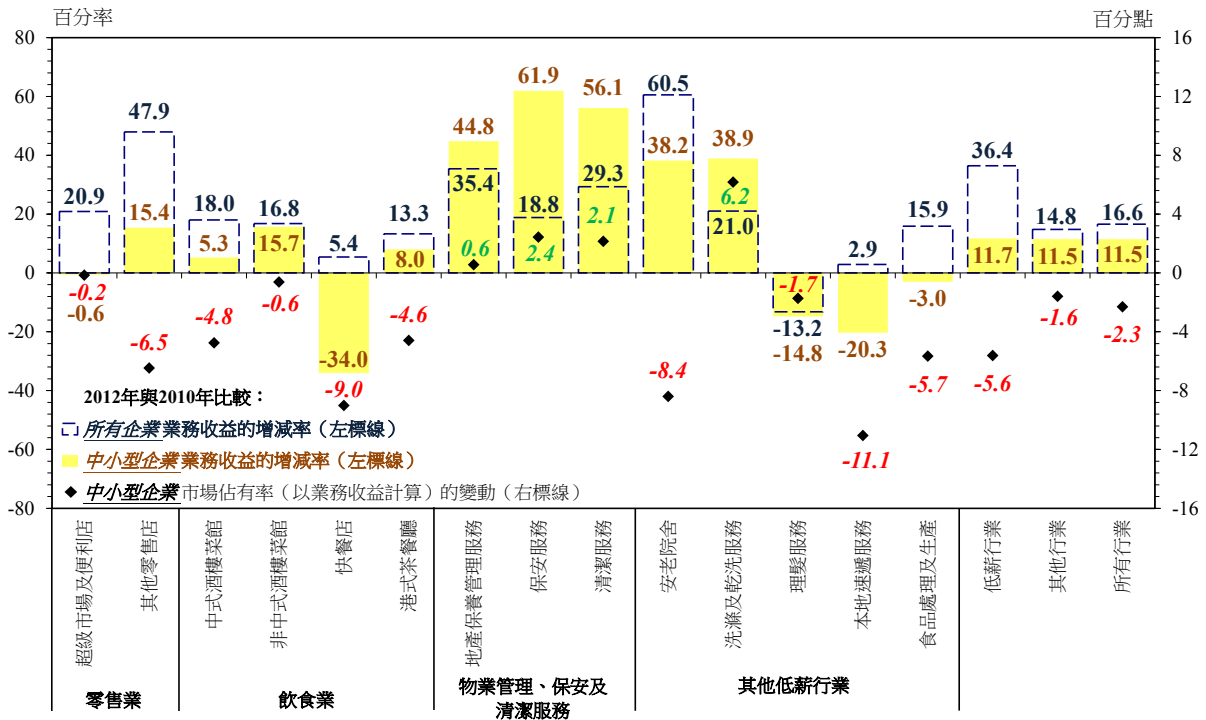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二年「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

## 專題 5.1 (續)

事實上，二零一二年與二零一零年比較，除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外，大部分低薪行業內的中小企市場佔有率(即中小企佔所有企業業務收益的比率)均錄得不同程度的跌幅，當中較為顯著的包括本地速遞服務(跌 11.1 個百分點)、快餐店(跌 9.0 個百分點)及安老院舍(跌 8.4 個百分點) (圖 5)。然而，低薪行業的整固主要出現在二零一一年，業內中小企的市場佔有率在二零一二年未見明顯變化。

圖 5：大部分低薪行業內中小企的市場佔有率均明顯下跌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二年「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

## 結語

總的來說，自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企業面對勞工成本顯著上升，加上租金及其他經營開支在同期間均有所增加，對大部分低薪行業內的企業營運構成壓力。儘管企業已採取緩解措施，但二零一二年的數據顯示，不少低薪行業的盈利情況較二零一零年明顯轉弱，錄得虧損的企業比例亦見上升，可見部分行業的經營環境頗具挑戰性。盈利率一般較低的中小企更受影響，以致其市場佔有率下降。雖然自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宏觀經濟環境及勞工市場情況維持穩定，或多或少緩和了法定最低工資以及其他成本上漲對企業盈利造成的壓力，但個別低薪行業的中小企的整體盈利率及市場佔有率仍錄得明顯跌幅。我們仍需要繼續觀察，才能更深入和透徹了解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對企業業務表現的影響。